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



程保平，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

王老五是民国28年遇害的。四十年后，他的发妻王查氏絮絮叨叨地跟我说，那天他穿的可是白府绸哦。混浊的眼里一片空洞，心却回到了从前。

村里老人说，王老五长得高大，慈眉善目，是有名的好脾气。此前他到洪镇买铁锹，忘了带良民证，鬼子就命他挖坑，待坑挖好，又端着枪逼他往下跳，老五这才反应过来，脸都吓白了，亏得遇到同村的唐至理，在鬼子那边做事，帮着求情，才让老五躲过一劫。

唐至理我见过。1970年代我上小学初中，每天路过他家三间土砖房，墙上晾着一长排黄烟叶，那是洲区唯一的特例。唐至理灰头土脸，心事重重，沉默寡言，被监督劳动改造，两个儿子大洲和细洲，因为这层关系，老大不小的还讨不到老婆。

老五回来睡了几天，依旧笑盈盈的。五月的一个日子，王家来了胡三先生。胡三先生是王家姻亲，在江南至德县当教书先生。广西佬不经打，一拨一拨往西退，鬼子兵跟着一批一批往西进，刺刀如五月麦田里的麦穗，在阳光下耀成一片虚白。胡三爷怕，卷了铺盖到金洲，住在王老二家，

当我和同事艾赛提站在阿布都许库尔的家门口，映入眼帘的就是门口那棵大可遮阳挡雨的桑树。其时正是五月初，桑葚将熟未熟，挂在枝上。虽已黄昏，但一眼望去，桑葚在桑叶间醒目得很。

阿布都许库尔在门口迎上了我们。先不急着进门，我们就坐在门前的条凳上，话题从头顶上这棵桑树开始。在阿布都许库尔十几岁的时候，一年春天他正给地里的庄稼浇水，河水顺势而下，阿布都许库尔挖了个豁口将水流引进地边的水渠，对庄稼开始了漫灌。他无所事事地坐在地头，准备回去吃晚饭时，从上游漂来了一棵小桑树苗，很快就漂到了阿布都许库尔跟前，在往豁口流的时候被卡住了。他便顺手捞起来扔在一边，水流依旧。

扛着坎土曼准备回去的阿布都许库尔又看到了脚边刚才扔下的桑树苗，随手带了回去。晚饭后，天还没黑透，他就在院子里随便挖了个坑，把桑树苗种了下去。

又过了几年，阿布都许库尔快要成家了，想把房子推倒重盖。院中的桑树已经长得有模有样，阿布都许库尔和家人就把它移栽在新盖的房子大门口。这一年冬天来临前，新房盖好

我的学习一直都不错，但那年高考居然落榜了。我是怎么走回来的都不知道，一整天我没吃一粒米，没喝一口水。母亲抹眼泪劝我，显然连自己也说服不了。

父亲回来时，左手拎着一瓶酒，右手拎着一刀肉。他对母亲大声嚷嚷着，让她赶紧做些好菜，他要跟我喝两杯。父亲微微弯下身子，隔着桌面给我倒酒。我懵懵懂懂地看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从未喝过酒。父亲自己抿了一口，撇了一粒花生米扔嘴里，嘎嘣嚼着，见我不动，他也了我一眼，说：“怎么不喝？”我迟疑地看着他，他鼓励地看着我。我端起酒杯站起来，一饮而尽，一股辛辣的火流顺着喉咙蛇一般游进胃里，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他却笑了，说：“能喝酒我就放心了！”

后面就是双抢了，我跟他一起割稻、挑稻、插秧、车水，晚上我们疲惫地

王老五

准备明天回江北老家。

王家是金洲土著，早年种粮，涝年捕鱼，到王老五这一代，五个弟兄，不聋不哑，不蠢不傻，都娶上了媳妇，粗茶淡饭也能将就。但鬼子兵开来后，此地就乱成了一锅粥。去年冬天，鬼子突然进村，顿时鸡飞狗跳，人都跑光了。王老三的女儿来不及跑，躲在水缸里，被鬼子揪出来，叽哩呱啦吼一通，老三的女儿早就吓昏了，鬼使神差地指了指家里的柴堆，鬼子就从柴堆里拎走了王老三，此后80多年里，老三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第二天早上，王老二带着谢长脸来到老五家，要他俩送胡三爷过江。老三出事才不久，老二不放心，说，外面乱着呢，快去快回。老五一笑，没事。老二不踏实，坚持送到渡口，看江对面还安静，就说放船吧。

江面清风徐徐，两岸鸡犬相闻。看船快过江心了，老二的心才放下来……

那一年，王查氏27岁，大儿子8岁，女儿1岁，肚里还怀着个小三。当

桑 葚

了，“没过多久，澳门就回归祖国了。”阿布都许库尔说。如此说来，这棵桑树在大门口就已经长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里，阿布都许库尔吃着这棵桑树上的桑葚结婚生子。二十年间，阿布都许库尔的女儿阿丽旦、儿子木明江吃着树上的桑葚长大。二十年后，我们三个人就坐在树下的长凳上，谈论着一棵桑树的传奇。过去的近两年里，我每个月都要来英买里村住上六七天或者十几天，这里的近五百户人家，多半都认识了，其中绝大多数家中，都因工作需要去走访过、去住过，甚至许多家都不止住过一次。他们丝毫也不会在意出门见“桑”，在我走过的人家，多半都有一棵两棵桑树长在门口。

想起曾经有一年，租住在伊犁师范学院，单元门前有一小片花圃，中间有一棵桑树，那一年结的果实可真多，进出门随手摘几颗吃，也没人管。如此一想，我在伊宁市的四年，先后搬过四五个地方。

这是我几年前记在手机便签里的断句。那时初上班，每天早上步行五

江面突然传来枪响，王查氏吓坏了，腆着大肚子跑到江边，眼睁睁地看着船被枪声逼靠了岸，又看着鬼子兵端着枪上了船，接着就清晰地听到老五他们由高到低的嚎叫……

鬼子走了好半天，江这边的人才敢放船过去。只见舱里到处是血，胡三先生的胸被刺刀戳烂了，横陈在舱里，王老五和谢长脸却没了踪影。看情形就知道，人是被绑在船桅上挑死的，又被抛到江里。大家忙着打捞死人。几天后，谢长脸在安庆下游一个叫“马窝子”的地方被捞上来，而王老五却彻底喂鱼了。

民国28年初夏，杂树生花，莺飞草长。办过王老五的后事，王查氏挺着肚子，搀着两个小儿，一边劳作一边哭，无怨无悔的，鬼子怎么就这样手辣呢，青天白日里，三个大男人怎么说就没没了？王老二不死心，悄悄到对岸打听。有人说，不知道从哪里冒来的鬼子，来了就问八路，一个人慌了，指了指江上的船，就发生了那个天大的事。老二摇头，叹气，想到活人要过日子，一咬牙就将侄女儿送给了望江县一个朋友做童养媳。

公里上班，下午再走五公里回去，每日如此，风雨无阻。时常将路上所见记在手机上。有时在村里的晚上，灯光昏暗，无所事事，会把曾经的记录翻出来看看。如此，也算是留住了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艾赛提到重庆南路哈丽旦木家去走访。此时正是盛夏的上午，一进到院子，一树浓荫隔绝了阳光的直射，也将暑热挡在了院外——是桑树。昨夜的大风，将桑葚吹落满地。我们进来的时候，哈丽旦木正在扫院子，紫红色的桑葚被扫堆在一起。这棵桑树，夏天给这个九分地的院子带来一处阴凉。还有一处阴凉是葡萄架下。

哈丽旦木家临街而居，在她家门外，还种着一排桑树。树干只有小孩胳膊粗，栽下去还没几年，去年今年都结着果实。这是一个把桑树种在大街小巷的小城。甚至城郊的田地、河岸边，都长有桑树。它们当然不是被谁刻意栽种的，或许每一日就冒出了树苗，旁若无人地成长，等到为人所注意，已经是不可忽略，甚至开始挂果，过往的人依旧让它们长着——又不得事，长吧，长吧，到了季节，走在哪里都能吃到一口桑葚，走在哪里，都有一树阴凉。

头，我都会翻身躲开。父亲从我的脚板开始，似乎在丈量它的宽度和厚度，然后顺着脚踝向上，一直到膝盖处。摸了左腿摸右腿，我强忍着没发声阻止他，他终于停下了，我听见他长吁一口气，沉沉睡去了。那一年我考得很好。

二十多年后，我的儿子高考了，我们一家子都紧张得不行，只有父亲依然喝他的酒，他给孙子倒了一杯啤酒，说：“一口干了！”妻子在一旁已经杏眼圆睁了，儿子冲他妈做个鬼脸，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再倾倒杯底给爷爷看，父亲笑了，大手一挥，说：“尽力而为！”儿子也考得不错。那天晚上，我喝多了，追问父亲当年的两件事，一是喝酒，二是摸腿，父亲愣了一下，笑道：“一个男人能喝酒就有豪情，就有朋友，那么即使考不上，也不愁生计；第二年你要是还考不上，那你恐怕也不想考了，要是腿上有劲，还能做个好农民，照样活得快活，那还怕什么呢？”

◇尘世筑花 董改正专栏



董改正，男，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现居安徽省铜陵。曾从事过销售、饮食、图书、教育等诸多职业，现为阅读班老师。爱好文学，主要从事散文写作，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

以父亲的方式

坐在小凳子上，你一杯我一杯地喝酒，说话或者不说话，南风习习，风里有萤火虫，天上有星子。等颗粒归仓后，已经是八月中旬了，父亲问我：“复读还是打工？”我只说了两个字：“复读。”

一年很快过去，又到了高考季。这次是在市里考，为了节约时间休息，父亲把田里的活计交给了他的朋友，说他要陪儿子一起赶考。六月的田里四处开垦，禾苗等不得，需要人力车水，而车水是一件吃力的活，他居然那么放心地交给别人，而别人竟然也爽快地答应了他。

那天晚上，在考场旁的旅店，我们说了一会话就睡了，朦朦胧胧中，我感到父亲在摸我的腿，一阵鸡皮疙瘩席卷了我。我已经十九岁了，非常拒绝父母亲昵的动作，母亲掖被子时，会摸摸我的额